



“朱颜”里自有一份贴心的光泽。  
这份光泽融进了诗意盎然的文字因而莹润，加入了细腻浪漫的设计因而温情，  
凸显了锐利深刻的本相因而动人。

出

# 顾记

付秀莹 著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1st Century Publishing House  
全国百佳出版社





# 朱颜记

Zhuyanji

付秀莹 / 著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朱颜记 / 付秀莹著. -- 南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011.11

(21 世纪小说馆)

ISBN 978-7-5391-7036-7

I. ①朱… II. ①付…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27705 号

## 朱颜记

付秀莹 / 著

策 划 张 明

责任编辑 文 欢

出版发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江西省南昌市子安路 75 号 330009)

www.21cccc.com cc21@163.net

出 版 人 张秋林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2 年 4 月第 1 版 2012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00mm × 1000mm 1/16

印 张 20

字 数 240 千

书 号 ISBN 978-7-5391-7036-7

定 价 30.00 元

---

赣版权登字—04—2011—696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寄本社图书发行公司调换 0791-86524997

## 出版前言

这是一个令人激动、亢奋又无奈、伤感，一个“神马都是浮云”、令人无法把握和逆料的信息娱乐化时代；一个挟带着无以伦比的超能力量，真正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便能瞬间瓦解和改变所需要的一切，令人百感交集却又身不由己，连真实的人生都能被摇晃的前所未有的浮躁时代。

所幸还有小说——这个文学门类中最坚不可摧的艺术形式，依然用它对人生悲悯的宽容和抚慰，让人的心灵还能保有一丝清澈和真诚。虽然文学板块在信息浪潮的强烈冲击下，不可遏制地发生着巨大的变化，但文学的真正重心和意义却是无法逆转的。

小说是叙事的艺术，要有真实的情感和人生感悟。它所要传达的永远是应该直达内心的深刻的思想性，只有这样，小说才会具有永恒的生命力。

新世纪的文学发展至今，已整整是第十个年头。面对纷繁复杂、剧烈变化的当下时代，小说家们无疑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文学创作挑战。怎样挖掘和表现当下社会情状下的真实生活和思想，是他们所面临和思考的。带着这样的使命和情

感，我们策划出版“21世纪小说馆”系列。

启动“小说馆”，力图囊括当下具有广泛影响力及切合当下市场因素的新锐作家和重要作家的代表作品，以当下风格、当下气派和文学价值观上的当下立场，来展示历史进程、社会变迁、当下生存与现实画景，尤其是表现思想的表情、真实的人性、人民对生活的自己的理解和安排。

挂一漏万，偏颇缺失也在所难免。但在当下的市场经济和社会转型下，这项文学工程将尤其警惕审美趣味的走低、语言的粗陋及想象力、原创力的匮乏，而特别倡导当代作家对社会责任的承担，对现实敏锐大胆的把握、对人精神深处犀利而透彻的挖掘、对当下国人复杂而多彩生活的表现、对未来乐观而坚韧的希望、以及对优美汉语言的精心重铸、传承启后。

如此，这方“馆”将会是欣欣向荣的中国文学事业的一个缩影，是生机勃勃的转型期中国小说界的一件雅事盛事，其文学价值和社会意义，相信只会随时间的推移而日益彰显。

静下心来，用一颗善感的心去阅读它们，去感受当下世相人生的脉动，则每颗心灵必多一份丰沛润泽。观照别人的人生心性，享受不可多得的愉悦，这或许是生命发酵的催化剂，生命便得以多出了酿造人生的时间。

是为前言。



## 目录

---

- 1...朱颜记 1
- 2...花事了 35
- 3...荆钗记 63
- 4...旧院 93
- 5...罗曼司 136
- 6...世事 178
- 7...桃花误 211
- 8...与子同袍 239
- 9...醉扶归 270

## 朱颜记



—

四月的一个午后，滕雨第一次来到沈家。

掀了门铃，早有一个小童过来开门，弯着腰，在前面引路。院子里寂寂的，阳光照下来，把花木的影子印在青砖地上。过了第一道月亮门，小童躬身退下，一个妇人走过来，朝滕雨道了个万福，带着她向内院去。四下里静悄悄的，抬眼看见廊上挂着鸟笼子，有一只金丝雀，正用尖嘴梳理着羽毛，间或啼叫两声。穿过几道回廊，眼前是一个雅致的院落，一个丫头迎出来，半低着头，搀住滕雨，上了台阶，紧走两步，打起帘子，请滕雨进屋。滕雨在门口立住，定了定神，这才看清屋内的陈设，心想，未免有些脂粉气了。脸上却是不露声色，在椅子上端坐下来，看了一眼丫头递过来的茶，并不接，问道，老爷在休息？丫头忙说，回姑娘的话，老爷出去办事。临走时吩咐了，姑娘来了，尽管把这里当做自己的家。等老爷晚上回府，再来看望姑娘。滕雨把手摆一摆，笑道，好吧。我乏了。歇一会儿。你们也辛苦了——先下去吧。

阳光透过帘子照进来，淡淡的，东一点，西一点，在墙上微微颤动。滕雨歪在榻上，半闭着眼，只觉得周身无力。这一路，舟车劳顿，她是真累了。早就听母亲说起过，沈家是这一带的诗书望族，同滕家素有旧谊，算得上通家之好。可是如今，滕家是早就败落了。这么多年，勉力撑着一个空架子，而今父亲滕梁效辞世，滕家也就真正走到了尽头。临行前，母亲再三叮咛，到了沈家，凡事要懂规矩，不比在家里，处处要谨言慎行才是。滕雨知道，自己此番进城，绝不是普通的走亲访友。她是滕家的独女，母亲宁可孤身终老，也要把她送往沈家。母亲的意思，她如何不懂？

傍晚时分，丫头来报，说老爷回来了。滕雨赶忙过去拜见。只见这正屋的气派，到底不同，处处透出一股轩昂威严。沈老爷正在桌前喝茶，见了滕雨，自然免不了一番嘘寒问暖。滕雨依礼拜毕，沈老爷命她坐下，问她一些家中近况，滕雨都一一答了。说到父亲的辞世，强自忍着，仍是哽咽难言。沈老爷极力宽慰，方才渐渐止住。忖度自己初次登门，该克制一些才是，因笑道，伯父的气色倒是越发好了——言犹未了，只听门外一阵笑声，滕姑娘在哪里？帘栊一挑，进来一位少妇，穿一袭绿地暗花旗袍，外罩一件乳白镂空短衫，头发是烫过的，波浪汹涌，一直从背后倾泻下去，同旗袍的花色缠绕在一起。只听沈老爷说，雨儿，见过三姨娘。滕雨正待开口，早被三姨娘一把扶住，携了手，把她上上下下仔细打量一番，转身同老爷笑道，早听说滕家小姐模样齐整，今日一见，果然是神仙般的人物。复又携着她的手，问她几岁，读过哪些书，在府里可住得惯，滕雨也一一答了。三姨娘又转身同老爷说道，这回好了，滕姑娘来了，平日里闷了，我们娘儿俩也好说说话。沈老爷也笑道，今天难得都凑齐了。吩咐下



去，准备一席精致些的饭菜，为滕姑娘洗尘。滕雨的手一直被三姨娘携着，也不好中途抽出，只好任由她握着。三姨娘无名指上的钻戒，硬硬地硌着她。滕雨感觉手心里微微出了细汗。叙了一些家常，沈老爷问旁边的下人，少爷呢？怎么不见过来？下人忙回道，少爷一早出去了。沈老爷皱皱眉头，正欲细问，三姨娘忙说，报馆一早来电话，说是公事。老爷不必牵挂。沈老爷转向滕雨说，我记得，儒儿跟你同年，儒儿三月，你是九月。三姨娘从旁笑道，老爷好记性。少爷是三月初三。沈老爷闻言，又把眉头皱一皱，沉吟道，三月初三。三姨娘说，这日子好，吉祥。沈老爷拿茶杯盖子轻轻拨动着浮茶，半晌，展颜道，我这个儿子，他母亲去世早，我对他，是太宠惯了一些——还请滕姑娘不要见笑。滕雨看到，三姨娘的脸上紧了一下，很快就又松弛下来，因笑道，伯父哪里话？素闻沈少爷才气过人，这一回，我倒要多多请教才是。沈老爷摆摆手，正待说话，三姨娘问旁边的下人，老爷的雪梨羹可好了没有？又转身对着滕雨道，这两天，夜间老爷有些咳嗽——沈老爷笑道，小疾而已，并无大碍。三姨娘说，只怕是受了凉。还是当心一些才好。

滕雨坐在一旁，看这夫妇二人言来语去，似有不尽的恩爱，也婉转劝道，春寒未退，伯父还须静心珍养，才不辜负三姨娘一片苦心。三姨娘闻听此言，不禁黯然道，滕姑娘这番话，倒教我——沈老爷忙笑道，遵命就是了——当着雨儿，何必如此？辞色之间，极尽缠绵。滕雨从旁看着，越发想念起自己的父母，不禁心下凄然，又不好稍有流露，仍强作欢颜。几个人说笑一回，饭菜都一一摆好了。这时候，有下人报，少爷回来了。话音未落，一个青年匆匆进来。滕雨抬头看时，不觉呆了一下。沈少爷沈介儒看到座中的滕雨，也不禁一怔。待给老爷和三姨娘请过安，沈老爷命两个人厮见，饮酒，叙些家常。滕雨注意到，沈少

爷似乎一直心神不定，只管低了头，一杯一杯地饮酒。倒是三姨娘，格外地殷勤活泼，不时地说一两句俏皮话，把沈老爷惹得纵声大笑。趁着席间欢腾，滕雨这才仔细打量了一下沈少爷。怎么说呢，这位沈少爷，她是早有耳闻的。自小，父亲就常常在她面前提起，说是沈家少爷如何好相貌，好人才，曾一度，父亲是要收了这沈少爷作义子的，后来说是属相有悖，也就只得按下此念不提。如今一见之下，这沈少爷果然是器宇不凡。今天沈少爷穿了西装，卡其色，带着暗的细格子，方才已经把外套脱去，只穿一件雪白的衬衣，外面是一件短款西装马甲，显得额外有一种洒脱风度。

沈老爷今天精神很好，同儿子谈着时局，说着说着就激动起来，转身吩咐下人拿烟。三姨娘从旁劝道，老爷还是忍一忍吧。咳嗽还没有大好——沈老爷摆摆手，说，生年不满百，哪里有那么多清规戒律？三姨娘素日最知道老爷的脾气，也就收起嗔怨，命下人把雪茄装好，亲自递给老爷。沈老爷喜欢烟斗，且只嗜雪茄。他把烟接过来，冲着滕雨微微一笑，说，当年，你父亲也是一个有名的瘾君子。且极善饮。醉酒后即兴写字，元气淋漓，人称醉书。沈老爷慢慢吸了一口烟，叹道，你父亲，奇才哪。滕雨喉中不由一阵酸楚，眼圈就红了。三姨娘赶忙笑道，老爷，光顾说话了，尝尝这道蒸乳鸽，是你最喜欢的。复又转身对滕雨说，这些菜粗陋，也不知道是否合滕姑娘的口味。待会夜里要是饿了，只管告诉我，我让他们给你做些点心。滕雨赶忙谦让一番，道过谢，拣着离自己最近的两样小菜吃了几口，又赶忙接过三姨娘递过来的汤，拿小匙慢慢喝了，小心不弄出一点声响。这边几个人有说有笑，一团热闹，相形之下，饭桌上的沈少爷越发显得沉默。滕雨发现，整整一餐饭下来，他几乎都不曾动筷子，只是低头喝酒。正暗自纳罕，只听沈老爷又问起了报馆的事，沈少爷

一一答了。父子两个人说话，三姨娘就侧过身，同滕雨说些家常。三姨娘夸滕雨一头好发，黑压压，又浓又密；又夸滕雨好肤色，粉白脂红。夸着夸着就发起了感慨，说年轻好啊，年轻的光景，怎么样都是好的。滕雨被她夸得浑身不自在，心想，这个三姨娘，看上去，也不过三十来岁，或者，还要更年少一些。倒在她面前卖起老了。算起来，沈老爷今年总也有五十多了吧，竟然有如此娇美的如夫人。滕雨忽然想起母亲。母亲年轻的时候，也是当地有名的美人。而今年岁渐老，却还是风韵不减。而父亲，也是一个风流倜傥的人物。父亲同母亲，可称得上一对璧人。正胡思乱想，只听沈老爷应声去接电话，方才省过来，一心一意应付三姨娘的攀谈。

四月的天气，在北方，夜间究竟还是有一些凉意。滕雨在院子里立了一时，看着远远近近的灯火，同天边的星映在一处。是弯的下弦月，淡淡地印在深青色的夜空上，倒有些缥缈了。院子里种了一丛竹，衬了月色，在地上画出参差的影子。微风过处，发出簌簌的声响，有一种说不尽的萧索。滕雨把双肩抱住，叹了一口气。随身的丫头远远地立着，这时候慢慢走过来，劝她进屋歇了。滕雨打量了这丫头一眼，却发现不是下午的那一个，正欲询问，只听那丫头扑哧一笑，说，姑娘，我叫奴儿，专门拨过来服侍姑娘的。滕雨点头沉吟道，奴儿——丫头说，怎么，姑娘觉得这名字不好？滕雨说，这名字，谁给起的？奴儿说，是太太。滕雨说，既是太太给起的名字，那么你在这府里也有年头了。你几岁？奴儿笑道，我说的太太，是三姨娘。我今年十六岁。在这府里，也有五年多了。滕雨心里一惊，却原来是三姨娘的丫头。幸亏自己没有说出些什么。因笑道，奴儿，这名字好。

## 二

在沈府这几日，滕雨大多都是在自己屋子里。偶尔，也到院子里走一走，立一立。有时候，三姨娘派丫头过来，请她去前面坐，无非是说说话，或者是做女工，也下下棋，弹弹古筝，每一回，滕雨都格外地肯敷衍。滕雨知道，这三姨娘烟花出身，习得一身的好功夫，在当年，也是名动一时的人物，十分了得。据传，梁老爷为了她，投掷了大把的银子，还同一位权要发生了龃龉，这在一向深谙行止进退的梁老爷，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三姨娘呢，也确非等闲之辈，虽是青楼出身，言行间却自有一种不俗。知情识趣，一直是老爷眼前的得意人儿。在梁府，阖宅上下，口碑甚好。虽是姨太太，却简直同太太一般有威仪。这阵子，滕雨同三姨娘常在一处，眼见得三姨娘的为人处事，内心里不由得暗暗叹服。还有一样，当了外人，三姨娘对老爷格外体贴恭顺，从不曾恃宠生骄，令老爷在人前难堪。相反地，却是越发地做小伏低，给够了夫君脸面。有时候，看着三姨娘那温婉的模样儿，滕雨不免想，这一对老夫少妻，在闺帏之间，也不知道会是何等光景。

这一向，沈少爷沈介儒似乎格外忙碌，在府里，整日里不见人影。偶尔碰上，也是匆匆而过，一脸的行色。对于这位沈少爷，滕雨格外留了一份心。梁少爷是梁家的独子，只有一个姐姐，早已经出了阁，远嫁他乡，难得回来一趟。因此上，在沈府，沈少爷简直就是霸王一样的人物。上上下下，都小心翼翼地捧着，生怕一不下心，令他受了半分委屈。据说，梁少爷曾出过洋，回来以后，先是在京城的一所大学任教，后来，因为学潮的缘故，被老爷迫着，递了辞呈，在家休闲了些时日，而今又到一家报馆做事。报馆比不得大学，事务繁杂，倒较往日里更忙了些。

初来的时候，三姨娘都派人请滕雨到前面用饭。沈家的规矩大，凡老爷在家，那排场更是不同。滕雨虽也是世家出身，然而小城古廓，怎比得这京城繁华府第？几餐饭下来，滕雨就有些筋疲力尽。还有一条，坐在沈家的餐桌前，满眼满耳，都是温柔富贵，琴瑟和谐，父慈子孝，下人们垂手侍立，厅堂里的灯火，点染出一派盛世良时的光景，令滕雨不由得顿起身世之感。眼前的金莼玉粒，也如鲠在喉了。后来，有一回滕雨受了风寒，三姨娘就派厨房单独预备精致的饭菜，送往后院。待身体好转，滕雨也就恰好找了个由头，不再去前面厅堂，独自在住处用饭了。三姨娘虽也极力劝挽，说这成什么了，知道的，是姑娘身体不适，又喜欢清静，不知道的，反倒以为沈家不通情理，不懂得待人之道了。滕雨看她虽说得恳切，辞色间却也略有几分容让，便道，老爷公事繁忙，这一向又为了外面的事动了肝气，三姨娘只管安心服侍老爷，我们做晚辈的，旁的帮扶不得，自顾还是有余的。按说我应当同三姨娘一道多分担些，可是天性愚钝，三姨娘又是这样疼我，怕分担不成，反倒添乱。求三姨娘容我慢慢学来，待通晓些事理，再献丑罢。三姨娘见她如此说，也就勉强依了。心想这姑娘倒乖觉懂事，在自家骨肉之间，夹了个外人，深浅冷热都不是，如此，倒也好了。

有一回，吃罢晚饭，滕雨在院子里闲坐。五月底的天气，已然有些热了。院子里的西府海棠，一树的繁花，粉粉白白，开得正盛。院子的高墙上方，是苍蓝的天。仿佛是一口深井，倒悬在头顶。夜风拂过葡萄架上的新叶，沙沙的碎响，如同窃窃的私语。奴儿不在眼前，被三姨娘遣去买药了。听说，三姨娘近来身体欠安，问起来，说是妇人家的私疾，滕雨究竟年轻脸嫩，也就不好深问。都知道沈老爷是个风流人物，一生中阅尽了春色，最是没有长性，偏就这位三姨娘，这么多年以来，一直独擅专宠，

倒真令人叹服。正胡思乱想，只见角门处人影一闪，以为是奴儿回来了，待细看时，却是少爷，不由得心下一惊。正欲开口，只见沈少爷漫步走过来，笑道，姑娘好雅兴。滕雨看他穿一件鸽灰色长袍，飘飘洒洒，在夜色中，又自有一番风致，因笑道，少爷今日如何得闲了？沈少爷在她面前立定，笑道，我这等俗人，整日里，满脑子的猥务，比不得姑娘，清雅优游，见笑了。滕雨说，少爷倒是笑话我了。两个人说了会子闲话，忽然就沉默下来。月亮慢慢升上来，斜斜地挂在天边。这样好的月色，倒令人生出几分不安来。滕雨垂下头，拿手揉搓着自己的衣角。她后悔自己今天穿了这件月白色闪缎旗袍，这种色泽，在月光下，不免显得太寒素了一些。脸上也未曾施粉黛，灯前月下，还是该添些颜色才好。然而又一想，这种月白色，同沈少爷的鸽灰色长袍，倒是匹配得很。心里这样想着，脸上就不由得一热。这时候门一响，是奴儿回来了。沈少爷又少立了一时，便告辞了。滕雨坐在原地，呆了半晌，听见奴儿叫，才懒懒地起身，回屋里去。

这几日，三姨娘身体不适，少爷又不在家，滕雨就到前面走动得多些。三姨娘在卧房里独自开饭，老爷在家，滕雨就只有留在厅堂里作陪。这一天，偌大的饭桌上，只有老爷和滕雨两人。滕雨看着满桌子盘盏，又遥遥地看一眼对面的沈老爷，心里不免悬悬的，生怕说错了一句。沈老爷倒是谈笑风生，嘱滕雨吃菜，一面同她谈一谈诗文。滕雨素知沈老爷饱读诗书，言语间，便格外地谨慎谦恭。滕雨忖度沈老爷的喜好，只拣他深爱的词句巧妙应对，不疾不徐，不卑不亢，直把沈老爷听得频频颌首。一餐饭下来，滕雨的背上早已经出了一层细汗。饭后，老爷意犹未尽，还要赏茶。滕雨也只有耐心陪着。沈老爷坐在太师椅上，端起茶杯，慢慢地啜茶。因同滕雨谈起了茶道，幸亏滕雨于此略解一些，一一应答着，十分地相得。地下远远地立着几个下人，看老

爷难得的好兴致，不由得暗暗称奇。过来递茶续水，一口一个小姐，辞色之间，那一番殷勤小心，又与前不同了。

午觉起来，滕雨梳洗一番，兀自坐在窗前发呆。窗上糊了烟蓝的薄纱，经了日光的映射，迷迷蒙蒙，仿佛是一抹雾霭，浮在半空中。窗外是一丛美人蕉，高高下下开着花，耀人眼目。滕雨对着窗上影影绰绰的花叶入神地看了一会儿，忽然，一个影子兜上心来，心里无端地一跳。一连几天，滕雨都没有见到沈少爷。远兜近转问起来，只听奴儿说，是去南方出公差了。滕雨暗想，却原来是外出了。那么，那一个黄昏，他是来这里辞行的了？此念一出，心里不由地荡漾了一下。当然，也或者是闲极无聊，一时兴起，到后院里散心闲步，也未可知。心里毛躁，只觉得口渴，叫奴儿，却不在。滕雨忽然间就恼了。她把手边的一本书忽的一下掷过去，桌上的一个藤编的花插就骨碌碌滚下来，乱纷纷撒了满地的花瓣。

黄昏时分，滕雨去前面三姨娘房里请安，奴儿也在，正端着一个托盘，服侍三姨娘吃药。见滕雨进来，奴儿脸上不由一紧，也就笑了，说姑娘来了？滕雨只作听不见，一脸的关切，直坐到三姨娘的身旁来，殷殷地问过寒暖，径自从奴儿手中把托盘接过来，亲自服侍三姨娘服药。三姨娘直说使不得，使不得，这一点小疾，怎么好劳姑娘芳驾？又骂奴儿没有眼色，嘴馋骨头懒。滕雨端着药碗，只是不肯放手，笑道，三姨娘如此，就是见外了。奴儿从旁立着，看着两个人言来语去，一时不知该如何是好。吃完药，滕雨服侍三姨娘休息，自己则坐在一旁，同她闲闲地说会子话。三姨娘的这间卧房在前院的东侧，后面是一个小小的花园，花木扶疏，别有韵致。滕雨细看屋内陈设，是典型的古中国的气派，地上铺着朱红的漆布，金漆几案，一色的美人榻，梳妆台，雕花黄梨木大床，垂着轻薄的罗帐，大红绫子的靠垫，窗帘

也是一色的绫子，仿佛用了整幅的尺寸，披垂下来，有一种惊人的华丽。窗前横摆了一架古筝，乌沉沉的朱色。地下立着一只唐三彩的仕女，衣纹流畅，一派雍容。滕雨看着这卧房，只觉满眼辉煌，俗却俗得妙。不由得看了一眼床上的三姨娘。三姨娘半倚在床头，穿着家常的衣裳，一头卷发散下来，也不施粉黛，一脸病容，却比平日里的严妆华服更添了几分娇俏可爱。滕雨暗想，这沈老爷，也真是有艳福的人了。正胡乱想着，只听得门外有脚步声，奴儿一路小跑进来，说少爷回来了。一语未了，只见少爷沈介儒早已大踏步走进来，口里一迭声地问道，怎么，身上又不好？一眼看见滕雨坐在房中，便忽地住了口，立在屋子中间，一时有些僵了。滕雨赶忙起身寒暄道，少爷回来了，一面吩咐奴儿上茶。沈介儒在椅子上坐定了，端上奴儿递过来的茶水，神情方才慢慢松弛下来。同滕雨说一些闲话，又问起三姨娘的病。滕雨偷眼看了一下床上的三姨娘，只见她微阖着双眼，只管躺着。滕雨心想，方才还有说有笑的，这又是唱的哪一出？只好代她一一答了。沈少爷却并不深问，只是闲闲地一两句，便同她说起了一些南方的风物，以及沿途的见闻，直把一旁的奴儿听得啧啧称奇。滕雨心想，这也是奇了。方才还急吼吼地闯进来，如今，倒顾左右而言他了。说了一会子话，滕雨看床上的三姨娘并不曾睁开眼，也就告辞出来，回后院去了。

掌灯时分，奴儿过来请她，说是少爷外出回来，要在前面设宴接风。滕雨在屋里梳妆台前延宕了一时，换了几番衣裳，终觉不如意，她立在衣橱前，看着满眼的金翠辉煌，只没有一件是今晚能够上身的。踌躇半晌，勉强挑了一袭宝蓝色薄缎旗袍，一色的缎带，把一头长发束起来，配了同色的鞋子，脸上只淡淡地上了一点妆，似有若无。奴儿又过来催请，她这才赶忙来到前面。一进屋子，却发现一桌人的眼光哗啦一下看过来，她深知自己长



了一副好身材，穿上旗袍，越现出致命的凹凸，此刻，在众人面前，她却深悔自己的招摇。也只有强自镇定，慢慢地走到桌前，同众人寒暄。三姨娘也在座。一袭水红色旗袍，戴一副同色的耳环，显然经过了精心地妆饰，竟一扫之前的病容，一双眼睛，顾盼生辉。滕雨暗想，这就怪了。转眼之间，判若两人。席间，大家推杯换盏，气氛格外热闹。滕雨注意到，三姨娘一心敷衍着老爷，也不忘了照顾到少爷和滕雨，尤其是对滕雨，格外又多了一分殷勤周至。沈少爷倒照例是淡淡的，自顾把手中的酒杯慢慢晃来晃去，绛红色的葡萄酒在里面动荡飞溅，衬了灯光，亮晶晶的动人。饭后，大家喝茶，叙了些闲话，沈老爷兴致很好，提议月末请客，众人都问缘由，老爷笑而不答。追问得紧了，方才慢慢说了。却原来沈少爷新近要赴一个新职，难得的肥差。这期间，少爷的才华自不待言，却也少不得做父亲的从中多方周旋。谋划既久，如今一朝遂愿，自然要庆贺一番。众人都说好，三姨娘显得尤其热烈。或许是因为喝了酒，她的脸上有动人的红晕。滕雨心想，三姨娘这病，看样子竟是大好了。

晚上，滕雨正坐在屋里看书，听见外面传来一阵箫声。夜色空明，箫声迤邐而来，仿佛溪水流淌。滕雨听了一时，简直痴了过去。不由得放下书本，循声而去。在小花园的假山后面，一个人正握箫吹奏，仔细看时，却是沈少爷。滕雨正欲悄悄离开，沈少爷却已经看见了她，就只好立在原地，看他朝这边走过来。此时，月亮已经上了中天。地上影影绰绰的，是葳蕤的花木。滕雨忽然感到一阵心跳，只听沈少爷问道，还没有睡？滕雨说，没有，听见箫声，就忍不住过来看看。不想竟是少爷。沈少爷含笑看着她，并不说话。滕雨见他这般情状，想这算怎么回事，孤男寡女，半夜深更，在这小花园里相对而立，默默不语，倘若给人看了去，又不知会说些什么来，便道，不早了，我回去了。正